

20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外面的事物纷纷涌入，使人们知道了许多以前不曾认知的新鲜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知道了旅美作家於梨华，但还不知道她是我们宁波人。

最早看於梨华的一本书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书的价格是1.30元。我和妹妹都很喜欢这本书，以至于父母家搬迁，许多家中的旧书卖了，而这本《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仍一直保存着。当初没想到的是，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会因工作关系和书的作者在宁波近距离见面。

深秋的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於梨华老师将在11月初来宁波参加“第二届宁波文学周和首届於梨华青年文学奖”颁奖仪式，期间她想去就读过的镇海中学和少时居住过的老屋看看。我说：“於梨华老师是海外宁波帮杰出代表之一，是宁波人的骄傲，我们要热情接待好，让於老师有回家的感觉。”

11月10日上午，於梨华老师在吴国平校长和侨办同志的陪同下重回人才辈出的百年老校镇海中学，这里有着她中学时代的美好回忆。下午在北仑大碇街道横杨社区，於老师似乎又在努力地回忆少时的砖墙瓦房，小河流水，小街树木。只可惜，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她记忆中老屋的影子都已不复存在，这多

剖析一些贪腐案后，舆论场冒出一种新观点：认为贪腐屡禁不绝，与我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有很深的渊源。

把罪源推向人情社会，这个结论在整条逻辑链上就显得过于武断了。

古往今来，我国确是一个传统悠久的人情社会，这大概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有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传统文化崇尚以礼为大，特别在人情范畴里，识礼数、谄人情作为古代圣哲的伦理规训深入人心，并形成行为常态，而西方式的过于自我与亲情冷漠则被称为“不通人情”。

无可否认的是，礼尚往来所折射出的亲友之

情现在也有些许褪色甚或变味。如某农村连生羊羔、猪下崽也要籍酒席敛钱财，导致有人以“红包空城计”应对。对这类黑色幽默，要看作是对人情的过度使用所导致的礼节透支，而不能仅因这种荒唐无奈而一概否定人情社会的积极意义。

在人情范畴里，应大力倡导的是信托关系。亲朋往来，上下级相处，无关利害，没有算计，只以信托为纽带接受合乎道德伦理的托付。这便是常说的“君子之交”。在近年“道德标兵”评选中，很多寻常百姓光荣上榜，也由于他们用感人的事迹、高尚的品性给世间带来持续的温馨。

信托关系的最高境界是肝胆相交、舍生取义。明代冯梦龙写过一个故事：春秋时楚国招贤，左伯桃与羊角哀在求仕途中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不料天降大雪，两人被困荒山。左伯桃见穷途末路，倘死不如一活，毅然决定将所有衣物赠给羊角哀让他逃生，自己情愿冻饿而死。不久，羊角哀被楚王拜为中大夫，他上任就赶到昔日逃生处，为左伯桃收尸厚葬。当夜左托梦于他，诉说其墓与厉鬼相邻，备受欺凌。羊角哀为帮助他打败恶邻，甘心舍弃好不容易到手的高官厚禄，不惜自刎，到幽冥勇助战友，终于杀败对手。

你舍生，我赴死，不负信托，生死相随。虽然是篇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但所传递的正能量却荡气回肠，穿越时空，对人情社会的传统产生深刻影响。

“XXXX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把贪腐泛滥与人情社会捆绑，论断似是而非，经不起严谨的推敲。但话要反过来说，这种声音也不是无端发出。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看，却有一些精于算计者设法披上“人情”的华袍苟且行事。若从袍内一抖落，不免发现满地皆是内藏之虱。这些“聪明人”时刻在打量着别人手中握有什么东西，度量自己通过“投资”又能从中得到多少。他们在“关系学”中无一不奉行成色十足的功利主

月湖西区东临月湖，西至北斗河，南与共青路、长春路交会，北接中山西路，面积近50公顷。这是宁波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最为甬人熟悉和骄傲的当属天一阁。天一阁为国内最早并且影响最为深远的藏书楼，它坐落在月湖西区的中轴线，是月湖西区的核心。两侧则是历史文化街区天一巷和马衙街。400多年前，天一阁的主人范钦为了使藏书世代保存下去，在楼前凿池引水，以防火灾。楼建成后，范钦从《易经》“天一生水”中取“天一”两字作为藏书楼的楼名，意在以水克火，可谓用心良苦。

天一阁毗邻月湖，范钦要引的水自然是月湖之水。范钦曾目睹过朋友的书楼毁于火灾，所以他才取月湖之水来防火。但除了这个愿望之外，范钦是不是还另有所求？水不仅能克火，而且还是文化的母亲。唐宋以来，月湖“曲水流觞”，成集了贺知章、王安石、杨简、万斯同等一大批文人名士，成就了浙东文化学术中心的地位，开创了宁波历史上的人文盛世。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作为生于其后的范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梦想：那就是借月湖来传承天一阁的文脉，从而使文化的香火传于后代而流芳百世。

400多年以来，天一阁这个名字和它代表的藏书文化，成为宁波这座城市

少有些遗憾。

按约定和於老师在宁波大酒店见面，我提前半小时到达酒店。出乎意料的是，一进预订房间，只见沙发上躺着一个人，工作人员拉我到旁边轻轻告诉我，於老师说约定时间未到，想先休息一会……这时於老师的弟弟——台湾大学的於幼华教授走过来和我握手寒暄。我很内疚地说：“我们没照顾好，应该先安排休息房间的。”“……哎呀，没关系的，我这是看时间还早，顺便忙里偷闲眯一会儿，不要紧的，阿里有介多讲究，都是自己人。”随着一口标准宁波话音从旁边飘过来，大家都回头望去，只见於老师“蹭”的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动作干净利落。我急忙迎上前去，她已精神抖擞地站在我面前，这神态、这声音、这利索劲，哪像是年过80的老太太哟。

其实去酒店的路上，我一直想像着与於老师见面的情景：会不会是很正式很客套的会呢？她是名人，有没有名人架子？我们的接待她会不会不满意？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的感觉。而像现在这样的开场白是我未曾想过的，既没有想像中的客套，也完全没有什么名人架子，一招一式，言语神情豪放热情，完全是像长辈和晚辈聊家常，或是两个朋友间的交流，倒是我开头还有些毕恭毕

敬，心有余悸的嫌疑。

於梨华老师个子不高，声音清脆，大眼睛长睫毛，白白的皮肤，淡淡的妆容，显得特别精神年轻。交流中，她问我：“你的普通话很标准呀，那你会不会讲宁波话呀？”“当然会，我在宁波长大，怎么会。”我用宁波话回答。

“尽管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喜欢吃宁波菜，这可能就是乡情，改也改不掉。”还用宁波话给我们讲她家里老人烧奉化芋艿头给他们姐弟吃的情景，讲她和弟弟们小时候的趣事，讲她的丈夫、孩子，讲她对故乡的记忆和亲情。偶尔她的宁波话会因某个词而卡壳，随

即冒出一个英文单词或普通话，让我们翻译，但随后总要补充道：“我还是宁波话标准。”每当讲到兴奋处她就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到动情处，我能明显感受她的那种真诚和浓浓的故乡情。就这样，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我们越聊兴致越浓，聊她的作品，聊宁波的发展变化，聊中国的大国外交。我说：“於老师，二三十年前，我就认识你，当然是你的书。”她问是哪本书，

“嗯就好了，阿拉就讲宁波闲话好了，回到自己家里，乡音亲切。”“当然好了。”我欣然答应，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松了下来。於老师告诉我，这么多年，尽管在美国待着，但宁波话始终忘不了，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乡音难改呀。聊着聊着到了吃饭时间。晚宴不算丰盛，体现地方特色，都是清一色宁波传统菜，烤菜、咸蟹、雪菜小黄鱼……每个菜於老师都吃得津津有味。她说：

义：“交易”场上没有虚伪与卑鄙，只有强弱、高下及输赢。在职场、官场，有一种投资堪称“短平快”。“投资客”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脸皮，可以有蚂蚁的钻功、疯牛的撞劲、猴子的上蹿下跳、飞蛾扑火的勇敢、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目的只有一个：孤注一掷，快速进出，要啥给啥，只为一次性完成交易。

比起这类不怕闹出多大动静的短线客来，擅长闷声勿响“烧头香”的自然意态悠闲。新官上任历来是“烧头香”者大显身手的时间节点。正当一些趋炎附势者各怀心事谋求如何趁早打点时，却有“聪明人”悄悄做足功课，抢先行动。某地曾传出一桩“抢新官”轶闻。官场新老交替，上任离任在即，平时一脸矜持的头头脑脑却是去去参加送行宴还是接风宴而顿露本相——个个朝秦暮楚，不惜再作冯妇，急吼吼往接风宴里凑。不料有下手更快的，竟在半道“劫”走赴任上司，在第一时间抢摆“迎新宴”，大大败了翘首苦候者的风头。真应了宁波老话“等你得知，外孙入岁”。

而被称为“烧冷灶”的似乎更具耐性。他们善于挖掘还趴在底部的“潜力股”，再加以火到猪头烂般的长期“投资”。他们知道，一当“潜力股”打开上升空间，急剧蹿升之时，便是获得丰厚回报之时。“海底捞捞芭”，图的是以后，何乐而不为呢！

凡是“投资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厚黑学”无师自通，且各具必杀技。清代《桐震阁野乘》有短文很有可读性。某官吏擅长谄媚权贵，开始叫其妻拜于相国之妻为干娘，后见于势衰，马上“逆涨杀跌”，转投户部尚书梁阶平门下，并拜梁为义父。当时宾客满座，谁也料不到闹剧开场，自称干女儿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怀中取下尚有体香的珊瑚念珠，想要亲手给义父挂在颈上。义父何曾防到干女儿会有这般亲昵之举，不由红了脸皮满厅乱躲。一个追一个逃，终于

“手到擒来”，害得座上客不忍卒看。第二天有人在门外贴诗嘲谑：“才于第拜干娘，今拜干爹又姓梁，热闹门墙新户部，凄凉庭院旧中堂。翁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情意重，临风几阵乱花香。”真是三观尽毁啊！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与这对霸王硬上弓的夫妻相比，当今的投资客手法更加圆融娴熟，且频频创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世人也听得多了，这里不说了也罢。对这类蝇营蚁附之徒，我们只能用一个语气助词表达不屑：“哦！”

的文化地标。天一阁太有名了，以致它两侧的历史文化街区都被它遮蔽甚至湮没了。2010年，月湖西区开始改造，随之而来的便是旧房被整体拆迁。这个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天一巷和马衙街就像被海水淹没的陆地重新露出水面。傍晚，在这些街巷行走，常常可以看到高大的吊车直冲云天，挖土机不知疲倦地轰鸣，发出忽高忽低的闷响。

其实，除了天一阁，月湖西区中的天一巷和马衙街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早在天一阁建成之前，天一巷就已经是达官贵人建造府邸的首选之地。《四明谈助》记载：月湖之西，丞丞相弥远所居。其府左侧袁绣桥，今之水仙桥也；右侧感圣桥（因桥北边附近有感圣寺故名感圣桥），今之虹桥也。桥如今在月湖石浦饭店前的超然阁旁。袁绣桥在偃月街小学（现已拆迁）附近。虹桥现改成水泥桥。当年史弥远的府邸观文府，东到月湖西岸，北至青石街，南到马衙街，西抵天一巷，建筑群呈北宽南窄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天一巷之西段，改称天一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外地调到宁波工作，因没有房子居住在宁波地委办公大楼，后到天一巷的“机关大院”借住。那里曾经属于地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里面住着一些机关的零散工作人员。那时候年轻，我们晚上住在那

里，白天去上班，为生活奔忙，没有闲情仔细打量过天一巷的风景。现在想来，那烟雨小巷、石板路面、瓦背上争食的野猫以及那些天一阁城墙里透出来的枝枝叶叶，总有些让人怀念。

被历史记载的还有马衙街。马衙街在天一阁的南门出口处，街面两边是天一阁的秦氏支祠和秦氏支祠照壁。马衙

【名家剪影】

又见於梨华

陈瑜

“喝就好了，阿拉就讲宁波闲话好了，回到自己家里，乡音亲切。”“当然好了。”我欣然答应，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松了下来。於老师告诉我，这么多年，尽管在美国待着，但宁波话始终忘不了，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乡音难改呀。

聊着聊着到了吃饭时间。晚宴不算丰盛，体现地方特色，都是清一色宁波传统菜，烤菜、咸蟹、雪菜小黄鱼……每个菜於老师都吃得津津有味。她说：

“尽管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喜欢吃宁波菜，这可能就是乡情，改也改不掉。”还用宁波话给我们讲她家里老人烧奉化芋艿头给他们姐弟吃的情景，讲她和弟弟们小时候的趣事，讲她的丈夫、孩子，讲她对故乡的记忆和亲情。偶尔她的宁波话会因某个词而卡壳，随

即冒出一个英文单词或普通话，让我们翻译，但随后总要补充道：“我还是宁波话标准。”每当讲到兴奋处她就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到动情处，我能明显感受她的那种真诚和浓浓的故乡情。

就这样，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我们越聊兴致越浓，聊她的作品，聊宁波的发展变化，聊中国的大国外交。我说：“於老师，二三十年前，我就认识你，当然是你的书。”她问是哪本书，

“嗯就好了，阿拉就讲宁波闲话好了，回到自己家里，乡音亲切。”“当然好了。”我欣然答应，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松了下来。於老师告诉我，这么多年，尽管在美国待着，但宁波话始终忘不了，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乡音难改呀。

聊着聊着到了吃饭时间。晚宴不算丰盛，体现地方特色，都是清一色宁波传统菜，烤菜、咸蟹、雪菜小黄鱼……每个菜於老师都吃得津津有味。她说：

【诗画印象】

憩

史久阳 图/文



【且听风吟】

思想

高雾
吸
顷
刻
照
亮
我
的

一面
追
寻
多
年
的
镜
子

故
乡

那
是
珍
藏
版
的
童
年

依
然
能
见
着

再
去
高
雾
吸

或
者
刚
从
故
乡
回
来

如
果
你
已
去
过
童
年
故
乡

故
乡

便
能
见
着
童
年

去
了
高
雾
吸

就
去
高
雾
吸

或
者
已
回
不
了
故
乡

如
果
你
许
久
没
有
回
故
乡

原
杰

高
雾
吸

这幅作品的拍摄带点趣味性。几年前的一个下雪天，我和供电局人员一起去鄞州区横街镇大雷村山上，拍摄供电线路被大雪压坏的镜头。行至半路，碰巧看到成群的麻雀停在电线上，后面是被积雪覆盖着的成片毛竹，当时还下着小雪，画面感觉特别美。我采用80至200镜头，2.8光圈，速度

1/500秒，一只飞翔的麻雀、电线以及电线上休息的鸟和竹林构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画面，动物和自然界融洽的关系，淡雅的色彩好似冬天里的童话。

此作品曾获得第六届“美丽中国”全国风光摄影艺术展收藏奖；浙江省群星奖摄影银奖。

“那不管，但是一旦他们不再误解中国了，你们这批教中文的不是功勋最大的元老吗？”

是呀，这段话是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小说里出现，到今天看来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按现在话说，於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向世界向美国人民讲述中国故

事

席中，聊到这个话题时，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於老师更是笑得那么灿烂。

於老师感慨地说：“每次来，家乡都有新的变化，真是高兴。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在海外也扬眉吐气了，现在的国家外交真是很给力啊！”

拉家常式的聊天，彼此都开心极了。原定一小时的晚宴，没有喝酒却不知不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该到告别的时候了，我在酒店门前和她话别，请她多回家看看，临上车前，她抱着我说：“我会常来的，而且带着我的家人、孩子们常来，宁波永远是我故乡。”最后还不忘调侃一句：“哎呀，知道你今天穿高跟鞋，我不应该穿平底鞋的，呵呵……”我调皮地回答：“下回见面我穿平底鞋，你穿高跟鞋。”惹得大家又是一阵欢笑。

和於老师分别已近一月，近来时常会想起她，想起她的作品，想起她的笑声，想起这几年她奔波于宁波与美国之间，做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帮助家乡年轻人坚守文学梦想，设立於梨华青年文学奖，为宁大学子作讲座……记忆中真切切地印下了她清脆的乡音，无时不在流露着的浓浓恋乡情意，还有如她在作品中所描述的那种记得住乡愁的拳拳赤子之心。

【四明杂谭一】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柴冰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

人情社会的信托与『投资』